

# 地区韧性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 陈志瑞 山秀蕾

〔提 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切实维系全球安全和发展已然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核心目标和关键议程。然而，由于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安全风险上升、全球性问题日渐凸显，全球治理不进反退、危机重重。修复全球治理不仅呼唤全球共识、国际合作和大国协调，也亟需增强地区韧性，夯实全球治理的区域基础，重构全球治理的结构和网络。地区韧性作为一种内生性发展动力，成为重新审视当代全球治理模式及应对全球变革的重要视角。增强地区韧性，可以为全球治理的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提供重要支撑，促进全球治理的在地化和多元化，也势必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向。强化地区认同，促进区域合作制度化，维护地区安全，提升地区战略自主性，则构成中国助力增强地区韧性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地区韧性、全球治理、区域合作、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陈志瑞，外交学院教授

山秀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 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2 期 0065-1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sup>[1]</sup> 随着国际格局的加速演变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全球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和困难局面。在当今国际秩序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韧性思维为实现复杂性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sup>[2]</sup> 与传统全球治理理念所强调的对已知威胁的预防逻辑不同，韧性思维代表着全新的治理理性，它立足于现实政治的多变性和威胁的不可预知性，注重特定系统自身的抵抗力和复原力。地区作为连接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桥梁，既是许多全球性问题集中体现的场域，又是全球治理向纵深拓展的媒介。因此，地区韧性是促进全球治理重构的关键概念。地区韧性不仅关乎一个地区抵抗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及其动态进程，还涉及该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领域的复原力、适应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已然成为维持区域政治与经济秩序、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支撑。在全球治理的中国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融入地区韧性的概念，如何通过强化地区韧性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 一、地区韧性的理论意涵

复杂的世界秩序呼吁新的治理理性，韧性思维应运而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主动接纳变化、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思维模式。地区韧性首先将地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2] 习近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的讲话》，《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0日，第2版；习近平：《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的讲话》，《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0日，第2版。

区视为一个自力更生的治理体系而非纯粹的地理概念，是对以控制和预测思维为导向的地区治理逻辑的超越，适应不确定性而非抵抗构成了地区韧性的显著特点。甚至，地区韧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治理艺术。<sup>[1]</sup>

### （一）韧性与中国韧性

韧性（Resilience）是指个体、组织或系统在面对内部或外部危机的情势下，通过自我反思、调适和革新等途径和方式克服脆弱性，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力争从不幸事件中复原，乃至提升、更新其状态和功能的能力及其过程。在最广泛意义上，韧性不仅是自我反思和自我革新的能力，更是抵御风险和危机的一种过程，它普遍存在于生物圈的个体和群体之中，不仅指个体在经历心理创伤之后的复原力，而且代表着生态系统在经受内外部干扰之后的恢复力，进而还指代特定组织与制度甚至是区域的稳健性等意涵。从个体韧性、生态韧性到组织韧性、地区韧性，许多学术探讨都表明韧性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之中，成为经济金融、国家安全、企业风险分析等领域的关键术语。

与此同时，韧性也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成为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甚或出现了所谓“韧性转向”。<sup>[2]</sup>这主要体现为韧性存在多重表达维度与治理实践，诸如安全韧性、制度韧性、国家韧性、组织韧性以及地区韧性等。在处置气候变化、冲突解决、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主义、国际组织合法性危机等问题上，韧性话语也因其包容性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新的治理实践与治理形式。<sup>[3]</sup>可以说，韧性话语提供了

---

[1] Elena A. Korosteleva and Trine Flockhart, “Resilience in EU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defining Local Ownership in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Agend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1, No. 2, 2020, pp.153-175.

[2]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mises, Debates,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7, No.3, 2015, pp.374-395.

[3] 刘雪莲、肖晨卉：《从国家到国际：国际关系中“国家韧性”的研究视域》，《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第100-109页；涂明辉：《相对制度韧性：新兴大国差异化崛起的内在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5期，第1-34页；李峰：《欧盟的“韧性”与东盟的“抗御力”——一项区域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欧洲研究》2018年第4期，第84-102页。

一种较为宽松且抽象的概念框架，以理解和应对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为国际行为体调整自身战略行为、应对内外部冲击提供了理论支撑，不管学科如何变化，韧性总是涉及各层面行为体在面临重大逆境、危机以及冲击之时进行的积极适应与动态调整过程。<sup>[1]</sup>

虽然韧性话语宽松且抽象，但仍可以从复原力、适应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四个维度来界定广泛意义上的韧性。复原力是特定系统从危机事态中复原的一种能力及其过程，包括其恢复或“反弹”到此前状态的速度，系统恢复的速度越快，其复原力就越强。适应性是指个体或者组织积极调整自身行为来应对内外部的冲击，以此发展自身应对挑战的能力及过程。适应性概念源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系统生存和运作的一部分。系统本质上是动态变化的，时间、社会和空间之间存在跨尺度互动，在多重压力源和驱动因素作用下的系统会产生协同效应。<sup>[2]</sup> 稳定性是指行为体在限制条件下保持良好功能的能力及其过程。渐进性则意味着特定系统应对危机的更新、转型与升级的能力与进程，其核心是一种进化式思维。

基于此，地区韧性是指地区主要行为体在认知、行为、关系等方面通过不断互动和协调，保持地区作为系统或共同体的适应性、稳定性、复原力和渐进性，以应对环境刺激和危机挑战、实现良性治理和发展的能力和进程。将地区视为一个特定系统来定义韧性，强调的是地区作为一个自我组织的协调系统所进行的自我治理，是对地理意义上区域概念的超越，主要关注区域如何吸收、抵抗或应对干扰的能力及其动态过程。一方面，地区韧性是一种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地区及其组成主体适应冲击并因此蓬勃发展的能力，是一种可以获得的属性和品质。另一方面，地区韧性并非是地区固定不变的静态属性，而是一种动态过程，是地区系统在经历危机和冲击后自我调整的动态性和适应性的过程。

---

[1] 山秀蕾、刘昌明：《组织韧性与国际组织合法性的重构》，《外交评论》2024年第4期，第84-114页。

[2] Katrina Brown, *Resilienc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6, p.1.

## （二）地区韧性的衡量

地区韧性的衡量可以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理论维度出发，地区韧性主要表现为认知、行为和关系三者之间的互动。在内外部的冲击之下，认知、行为、关系不仅代表了三种韧性能力，即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和关系能力，同时其还构成了一种不断演化的韧性进程，代表了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系统的迭代与更新，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密切互动的动态关系，即认知决定行为，行为塑造关系，关系建构认知。<sup>[1]</sup> 韧性能力与韧性过程处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两者之间的有机互动最终促进了地区韧性的产生与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地区韧性表现为认知的包容度，包括认知能力的包容度与认知过程的包容度。认知能力指的是地区系统在面对危机时，凭借专业知识和有效信息进行知识学习与信息更新的能力。认知过程侧重于地区系统认知的动态性，强调其通过不断自我学习和自我适应的动态调整过程，为未知的风险做好准备。<sup>[2]</sup> 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的包容度表明，地区能够在多元文明的互动中找到一个动态支点，不断调整对内外部要素的认知框架，从而动态性地吸纳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最终实现地区认知的持续升级和自我更新。

其次，地区韧性表现为行为的协调性，包括行为能力的协调性以及行为过程的协调性。行为能力主要强调区域系统在实际运作中所展现出的综合能力，涉及资源整合、决策制定、实践执行、危机管理等多个维度。行为过程是地区行为方案的动态演进，表现为地区根据实践结果持续优化并调整具体策略，最终实现地区行为的迭代更新。行为能力和行为过程的协调性强调，地区内部可以依靠韧性构成一个高度融合且相互协作的系统，在该系统中资

---

[1] 李福建、杨嘉宜：《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第8页。

[2] Mark Duffiel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Danger, Resilience and the Aid Industry,” *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5, 2012, pp.475-492; Ana E. Juncos, “Resilience as the New EU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a Pragmatist Turn?,” *European Security*, Vol.26, No.1, 2017, pp.1-18.

源、实践和决策在各主体间高效调配、运作和执行，从而充分展现地区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

最后，地区韧性表现为关系的稳定性，包括关系能力的稳定性以及关系过程的稳定性。关系能力是指地区系统内部构成了一种彼此联结的关系网络，在该网络中，地区内部的行为体能够彼此信任并且实现合作。关系过程则揭示了该关系网络的动态性，强调系统中的行为体在相互合作中通过不断的互动达成动态平衡与和谐。关系能力以及关系过程的稳定性表明，地区关系网络不仅为合作和资源交换提供了坚固的稳定性和高可信度，还使得这些关系本身成为一种被高度信任的公共产品，身处其中的行为体总是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关系思维出发进行考量，以此来建构区域认同与身份。

在考量理论维度的基础上，实践维度指的是地区韧性的具体体现，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衡量。一是地区认同。地区认同是地区系统内部的行为体对地区身份的尊重和再确认，以及对未来愿景的内在认知，是一种基于情感与文化的联结所形成的认知集群。地区认同往往与地区主义以及地区一体化实践联系起来，这种认同包括国家行为体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所产生的主观意识。<sup>[1]</sup>同时，地区认同还意味着地区内部特定国家的民众将自身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投射到地区层面，从而产生以地区为特定忠诚对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sup>[2]</sup>地区认同不仅体现了区域成员对发展方向和集体利益的共同理解，还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区域身份的维系与区域凝聚力的强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只有当区域系统内的行为体对地区身份和角色产生认同之后，地区在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冲击之时才更能激活地区韧性。

二是制度能力。制度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内部合作的制度化倾向以及构建区域合作机制的能力，是地区秩序得以运作的重要依托。地区制度是地区合作、地缘政治平衡和权力分配的复合体，地区的制度能力包含区域内部规范

---

[1] 汪长明：《地区认同与马盟一体化》，《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6页。

[2] 杨娜、程弘毅：《治理诉求、地区认同与区域组织的差异化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0期，第43页；金新：《论东盟一体化中效忠转移的困境——从政治认同的视角考察》，《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6期，第48页。

与制度的制定与维系、实施和调整、整合与竞争，涵盖治理结构、政策灵活性、执行效率和多方协作能力等要素。由于地区韧性主要通过自我治理机制进行表达，所以制度能力不仅意味着区域内部合作意愿的具象化，还成为地区韧性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它为地区应对内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保障。从欧盟的经济韧性到东盟的安全韧性，均体现出制度能力在地区韧性中的关键作用。

三是发展导向。发展导向是地区将发展视为自身使命和目标愿景的一种战略选择，反映了区域系统向外部投射的一种关于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的未来承诺。当发展导向成为主要考量之时，则代表该地区具有相对稳定的安全秩序和政治环境，而非处于地缘政治博弈和战争冲突等生存危机之中。在发展导向的驱动下，地区可以系统性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资源的系统性规划和优化。发展导向不仅塑造了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结构，还构成了地区韧性的前提，意味着区域系统具有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能够将危机和灾难视为变革和发展的机会，进而充分调动制度、理念或物质资源。

四是战略自主性。战略自主性强调地区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只有地区系统能够相对独立运作且较少受到区域外大国的干预和破坏之时，地区韧性才可能发展起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韧性将外部干预者排除在外，从而使增强系统内部的能力、实践和理解成为发展的手段与目的。<sup>[1]</sup>地区的战略自主性意味着地区作为一个系统不仅保持了内部运作的稳定，同时还与区域外的大国建立起平衡关系，从而实现地区乃至跨地区合作的中心性和制度化。地区的战略自主性不仅意味着要实现自主发展，更要追求自主安全，不仅要实现国家的自主，而且要提升地区的自主，可以自主选择更为宏观的身份认同。<sup>[2]</sup>可以发现，地区韧性所蕴含的战略自主性强调区域系统

---

[1]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1, No.1, 2015, p.48.

[2] 顾炜：《寻求自主性：大国竞合之间的中亚地区合作与身份建构》，《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105-130页。

本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系统意识到自身才是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并且通过持续适应和反思排除外部干预，不断推动自我调整和发展。

总之，地区韧性不仅关乎区域系统自身的内在属性和能力，更深刻体现为其面对危机和挑战时所展现的自我组织与动态调整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地区韧性并不能通过外部力量的直接干预或单向设计来实现，其主要依赖于地区系统内部行为体的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发展动力，地区韧性既需要系统内部行为体清晰地认识自身的能动性和发展潜能，也要求行为体之间通过协作实现利益诉求的协调。由此，地区韧性才能成为一种应对内外部脆弱性的有效工具，推动地区秩序维系和治理创新，从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 二、全球治理亟需加强地区韧性建设

将地区视为一个自我组织的系统以挖掘其内在的韧性与生命力，是重新审视当代全球治理方式及应对全球变革的重要视角。韧性已成为区域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不仅代表一种新的治理理性，也体现一种更具复原力的治理形式。在全球治理进程更加复杂和不可控的当今世界中，地区韧性强调区域系统自身的复原力、创造力、生命力和适应力，能够反映并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变化与需求，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理念。

### （一）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危机

随着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当前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危机。秩序危机不仅削弱国际社会通过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来应对跨国问题的意愿与能力，更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在转型期，大国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深刻影响着全球战略格局的变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仅涉及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

域，还扩展到经济与科技、意识形态和信息安全、气候变化等多个维度。尤其是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对华发起的战略竞争导致全球供应链分化，削弱国际经济合作的效率和韧性。伴随着特朗普的再次上台，秉持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美国新政府或将以更加强硬、更具破坏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方式开展对华竞争。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及其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极大地冲击了全球秩序，尤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损害了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链的稳定。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应对，也凸显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与争端中的无力，进一步削弱了安理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表明全球多边机制已逐渐沦为美西方政治博弈的工具和武器。可见，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了全球性的分裂，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加深，这将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环境，并对全球治理秩序造成显著冲击。

第二，地区安全风险上升。当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韧性普遍较为薄弱，内外部风险因素交织，地区安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愈发凸显，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加剧。非洲许多国家经济长期落后、政权频繁更替，同时，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组织在萨赫勒、非洲之角、乍得湖等地蔓延，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安全脆弱性。尼日利亚、索马里、马里等国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导致大量平民受害，难民问题愈加严重，使得国家治理和安全体系难以有效运作。中东地区长期面临政治、宗教和民族冲突，相关国家的内外部治理危机导致该地区的安全格局进一步恶化。冲突的影响不限于局部地区，还通过外溢效应扩展至邻近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新一轮巴以冲突迄今未见切实缓解，其外溢影响不仅扩散到黎巴嫩、叙利亚等邻国，随之产生的大量难民、暴力杀戮的旧恨新仇更长期威胁着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地区冲突也会进一步激发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对立，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提供政治机会。

第三，全球治理的退化和缺位。由于全球秩序的动荡变革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全球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由于全球治理的有效

性依赖于国际制度和规范发挥作用，但当前国际制度和规范却在走向退化。在全球经贸领域，其制度和规范体系日趋弱化、濒临瓦解，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制因美国的蛮横阻挠而陷入停摆，多边贸易谈判已是明日黄花，一些国家执意采取单边主义措施，绕过国际制度来实施制裁或贸易限制。<sup>[1]</sup>更有甚者，当今特朗普政府通过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公然讹诈和欺压世界各国，引发全球金融和贸易剧烈动荡，严重冲击国际经贸体系和秩序。国际规范的退化还表现为诸如防核扩散机制的失控。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之间核对峙加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持续对伊朗极限施压，美韩日围绕朝核问题不断扩大联合军演、升级武力威慑，澳英美签署转让核材料协议等，都在加剧区域紧张局势，使得核扩散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安全的重大隐患。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也呈现碎片化趋势。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除了联合国治理框架之外，政府间以及非政府间的多边、双边及单边渠道也出现不少创新性机制与治理实践，如何促成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和整合遂成为核心议题。<sup>[2]</sup>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还表现为人工智能规制的缺位与分歧。虽然中国、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通过签署《布莱奇利宣言》来倡行加强人工智能监管，但全球范围内对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风险管控以及隐私保护等制度和伦理问题仍然缺乏共识，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差异凸显，导致技术滥用风险加大。

## （二）地区韧性促进全球治理重构

在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面临重重危机的背景下，地区韧性正成为促进全球治理重构的关键理念。其核心逻辑在于，地区是全球治理向纵深实践的媒介，全球治理主要依托地区治理得以实现。地区韧性在强化全球治理网络的同时，还能够促进多元化、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适应性、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

[1] 肖冰：《国际法治、国际法律秩序变革与中国的角色——兼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危机与改革》，《外交评论》2021年第2期，第95-124页。

[2] 李昕蕾：《治理嵌构视域下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与应对策略》，《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1年第2期，第226-254页。

首先，全球治理主要依托地区治理得以实现。地区治理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由区域内行为体主导、通过合作方式开展的治理形态，旨在解决特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地区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路径，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在地区层面加以识别、处理和应对。地区治理主要通过建立稳定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强化跨国合作的基础，促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例如，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亚洲和非洲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卫生组织和合作网络，实现了疫情防控信息共享、资源统一调配和动态响应，从而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助力。不仅如此，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组织主要通过加强地区内部的政治、经济合作，建构地区内部行为体的统一立场和共同利益，增强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整体影响力。可见，全球治理并非孤立于地区治理之外，而是深深植根于地区层面的合作之中，地区治理通过提供稳定的机制框架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促进跨国合作，扩展并巩固了全球治理的基础。

其次，地区韧性强化全球治理网络。地区韧性通过强化地区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来增强地区网络的力量，进而对全球治理网络及其运作产生积极作用。在具体实践中，欧盟和东盟都将韧性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理念，促进区域和全球治理向更加灵活、协作和多元的方向发展。欧盟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治理网络，以“法德引擎”来推动区域合作，在经济、安全以及外交等领域相互协作，形成了紧密的区域治理网络。尤其是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欧盟作为引领全球气候政策发展的关键行动者，努力通过多边协议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积极构建并维护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机制复合体。<sup>[1]</sup>在这方面，欧盟的治理方式不仅增强了欧盟的地区韧性，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持续的合作框架。<sup>[2]</sup>东盟则通过“东盟方式”和“东盟中心”理念来推动区域一体化。“东盟方式”指的是东盟国家在处理内部事务和国际

---

[1] Tom Delreux and Joseph Earsom, “Missed Opportunities: The Impact of Internal Compartmentalisation on EU Diplomacy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 on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31, No.9, 2024, pp. 2960-2985.

[2] Jonathan Joseph and Ana E. Juncos, “Conceptual Politics and Resilience-at-work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50, No.2, 2024, pp.373-392.

问题时，采取一种非对抗性的、渐进的、多方协商的方式，以持续促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东盟中心”则强调东盟在处理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及其在区域一体化的内部中心地位和建立亚太关系网络的外部中心地位。<sup>[1]</sup>东盟基于地区韧性成功应对与处置了柬埔寨危机、缅甸入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问题，维持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合作与发展，也为推动地区主义进程提供了经验。<sup>[2]</sup>

最后，地区韧性促进多元化、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地区韧性主要通过增强地区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协作性，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强化地区韧性不仅能够促使区域性组织和地区治理结构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还能够使得各地区在面临全球性危机时更迅速地作出反应，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更加灵活、包容和协调的治理模式。不仅如此，地区韧性通过强化地区内部的合作自主性，可以减少国家间以及地区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例如，东盟通过推动内部市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协同，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提升了区域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面对大规模、复合型、强冲击且快速多变的全球风险，我们必须以韧性建设为导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韧性思维也将继续成为全球治理重构的重要推动力。<sup>[3]</sup>

### 三、地区韧性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进路

面对潜在的危机、风险与不安全感，地区韧性不仅为区域系统提供了一种话语和概念表征，同时还构成了一个承载着丰富社会和政治功能的重要框

---

[1] 魏玲、陈子恒：《“东盟中心”规范的历史过程和演变机制》，《外交评论》2024年第3期，第104-126页；孙成昊、王一诺：《北约“亚太转向”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南洋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115-128页。

[2] 范宏伟、赵喆睿：《全球南方的地区主义：东盟的进程与经验》，《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3期，第33-57页。

[3] 韩笑、吴志成：《全球风险扩散与治理韧性建设》，《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第114页。

架。该框架不仅嵌入复杂的全球治理之中，而且在塑造与重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中国可以通过强化地区韧性来推动区域系统向内聚焦，促使区域系统将自身定位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展现地区的主动性、反思性与适应性，以此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 （一）担当大国责任，强化地区认同

地区认同是区域内国家对发展目标和集体利益的共同认知。区域系统在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冲击时，唯有区域内行为体认同地区身份，才能更有效地激活韧性以应对危机，保持稳定和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肩负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使命。在推进地区韧性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应积极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化，助力区域内国家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多层面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中国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扎根“全球南方”，推动南南合作，以此来强化地区认同，增强地区间的协作与共识，为区域内国家提供更加稳固的合作基础。

在当前全球政治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寻求通过限制贸易、施加制裁等手段谋求私利，肆意将区域制度工具化和武器化。对此中国匡正守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合作。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出倡议，呼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sup>[1]</sup>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坚定了国际社会运用多边主义的制度韧性来抵御单边主义风暴的决心，也为强化地区韧性提供了重要理念支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中国要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sup>[2]</sup>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零和

---

[1]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2] 同上。

博弈”思维，坚持各国在全球治理和地区事务中平等参与和共同决策，通过多边平台实现各国共享发展成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还要求中国继续通过对话、协调与合作解决争端，推动国际合作排除障碍、不断深化。

“全球南方”兼具地理、经济和地缘政治三重意涵，指的是位于北纬30度以南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通常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政治上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中国需要继续依托“全球南方”来强化地区韧性，肩负起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与振兴的历史责任。中国应继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通过提供资金援助、技术转让、人才培养等多层次方式来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等形式加入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区域组织和制度，汇聚“全球南方”的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sup>以非洲为例，中国已成为对非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南南合作的过程中，中国继续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致力于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不仅如此，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中，中国继续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心声，确保“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 （二）支持地区发展，促进区域合作制度化

地区制度不仅是区域内部合作意愿的具象化，还构成了地区韧性建设的基础性要素，强化地区韧性可以通过完善区域治理机制来实现。中国应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完善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框架，以实际行动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具体而言，强化地区韧性要求中国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中国+”合作模式，深化与不同区域以及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合作的制度化和一体化进程，为区域国家提供

---

[1]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第2版。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为地区韧性建设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其目标契合地区韧性的内在逻辑。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先后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中国应继续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流动、深化文化交流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中国需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增强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sup>[1]</sup>中国应矢志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为推动区域合作和多边主义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亚投行在筹建之初就决心采取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不同的建制路径，努力回应发展中国家要求提高机制合法性与成员国代表性的诉求，并将业务领域聚焦新兴市场国家最关心的发展议题。<sup>[2]</sup>一方面，中国可以继续通过亚投行加强地区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多元化投资来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为各国提供融资渠道与风险分担机制，提升金融体系与市场稳定性。同时，中国建设亚投行也能为不同国家提供合作平台，增强各国的经济互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尝试，中国应继续通过亚投行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韧性，不断探索国际发展融资合作的新形式，增强各国在面临经济波动、自然灾害或其他外部冲击时的应对能力，从而增强区域经济与地区合作的韧性。

“中国+”模式强调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合作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和发展特性，提供个性化的合作方案。增强地区韧性要求中国充分尊重和发挥地区系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地区发展的不同特点实施灵活多

---

[1] 《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定战略自信，勇于担当作为，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2月3日，第1版。

[2] 任琳、苏山岳：《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比较》，《国际展望》2024年第3期，第93-110页。

元的合作策略,为不同地区提供多元化、特色化和个性化的合作框架。例如,“中国+东盟”的合作不仅涉及经贸领域,还包括文化交流、旅游合作等。中国需要继续通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中国+非洲”“中国+拉美”等不同合作形式,不断深化基建、文化、教育、旅游、农业、矿产、渔业、航运等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真正惠及区域主体,增进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国家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

### （三）维护地区安全，调解热点问题

地区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则是地区韧性得以构建的必要前提。地区韧性的实现依赖于区域内部的安全与政治稳定,唯有在此基础上地区韧性才能得以真正构建。为此,中国不仅需继续通过直接的外交调解来解决热点问题、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还应通过上合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深化。维护地区安全,不仅能增强地区的战略稳定性,还能提升区域应对复杂挑战和危机的能力,推动地区韧性持续发展。

中国需要继续参与推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以及巴以冲突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遵循“建设性参与”、“标本兼治”和“对话协商”等一系列原则,采取以热点问题暂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以及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等实践策略。<sup>[1]</sup>同时,中国应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调解,主张和平解决冲突,避免使用武力,始终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恪守公平与正义的原则。

强化地区韧性不仅需要中国通过外交斡旋调解热点问题,还应继续通过实际行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地区安全提供保障。中国需要继续作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非洲、亚洲和中东等地区的维和任务。

---

[1] 王帆:《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外交评论》2024年第1期,第1-23页。

一方面，中国应继续为维和行动提供人力、资金和资源支持，强调维和行动的技术支持和知识共享，主动为相关国家或地区提供维和援助和培训，有序推动地区冲突后的重建工作，注重综合性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积极强化维和行动中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建立更加有效的维和机制，通过多边框架和集体安全机制处理地区冲突，提升地区系统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国际组织是中国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合作与稳定的机制选择。中国依托联合国安理会、上合组织、东盟等全球性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断拓宽区域安全合作的领域与范畴，提升地区安全合作的能力，为地区安全创造更多的稳定因素。例如，上合组织主要以安全合作为优先方向，为成员国应对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合作平台，中国应积极参与机制协调，持续加强战略沟通，着力发挥上合组织通过多边合作在巩固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和平、安全、稳定、繁荣、发展方面的作用。中国需继续依托国际组织来强化集体安全与合作机制，提升地区的稳定性与安全韧性，为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区域秩序创造有利条件。

#### （四）尊重地区特性，强化地区的战略自主性

战略自主性强调地区作为动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只有在免于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区域系统才能实现自主运作，地区韧性才能得以发展。地区韧性所蕴含的战略自主性，突显了区域系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表明系统能够通过持续适应与反思，自主排除外部干预，推动自我调整与内生发展。因此，增强地区韧性要求中国继续尊重地区特性，尊重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及发展模式，奉行不干涉原则，通过推动在地化的合作方式，增强各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独立性与战略自主性，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强化地区韧性，应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强调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干预为手段破坏他国的政权与稳定。一方面，中国需要

维护地区国家自主发展的空间，尊重各国在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确保各国自主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建立符合本国实际需求和国家利益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支持东盟和欧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促进在区域内建立自主解决机制，增强各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与自主性，强化地区内部的合作与协调。由此，区域行为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被调动起来，意识到自身才是建设与变革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并且可以通过不断调适排除外部干预，推动自我发展，以提升地区内部战略互信和战略自主性。

地区韧性是一种内生性的发展动力，主要依赖地区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整，这需要中国继续根据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来推动在地化合作战略，尊重地区独特的经济需求，充分激发地区系统自身的发展潜能。在地化合作战略主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和特点，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合作模式，提出具有地区特色的合作方案。例如，在非洲地区，中国需要根据非洲大陆的发展特点与具体需求，主要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援助和教育培训等方式，强化与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公共卫生、反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合作。在中亚地区，中国则需重点推进地区能源合作和交通运输网络建设。这种因地制宜的合作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特定国家的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少外援依赖，也能够增强地区经济韧性，提升地区的战略自主性。

#### 四、结语

在这个进入动荡变革期的世界，国际体系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和脆弱性的权力空间，大国博弈、利益斗争、资源匮乏和安全危机充斥其中。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区域系统在应对不确定性挑战时的自组织能力与内在生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地区韧性作为一种自我组织的适应性治理思维，不仅体现为区域系统的能力与属性，更

是涵盖复杂性治理的动态过程。地区韧性无法完全通过外部设计强制塑造，而是一种在必要时借助外部支持、有效利用现有资源、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实践构建的地区系统自身的内在哲学。因此，地区韧性的构建必须植根于“地方性”，并以“地方性”为导向加以定位，促使区域系统主动挖掘内在潜能，并将这一潜能转化为促进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增强地区韧性已然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sup>[1]</sup> 基于此，中国继续担当大国责任，强化地区认同；支持地区发展，促进区域合作制度化；维护地区安全，调解热点问题；尊重地区特性，强化地区战略自主性。通过将地区韧性融入全球治理结构之中，中国充分发挥地区系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地区自我组织、自力更生并与不确定性共存，不断为全球治理注入复原力和生命力，以应对系统性不平等和地缘政治分裂带来的脆弱性。同时，地区韧性建设也契合中国推动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愿景，助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和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

【责任编辑：宁团辉】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